

桂花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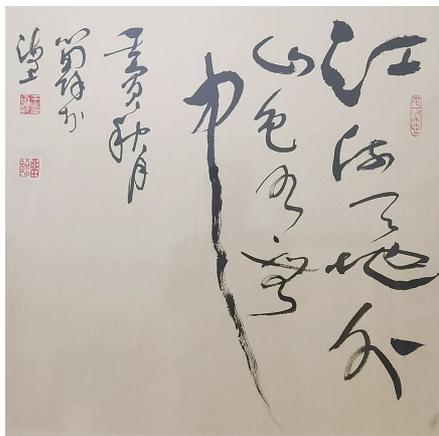
刊头书法 相海勇

书画艺坛



王可洗

字留余,笔名迪夫,中国诗书画研究会上海会员,上海诗词学会会员,上海市收藏协会会员,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理事。近年有书法作品在日本名古屋展出等。



书法《江流》



书法对联《传承·美意》

等一场桂花雨

□ 朱永超

等一场桂花雨
以秋天的名义
就像等着远方的少女
转眼四季又一轮回

等一场桂花雨
树早已长成了伞的模样
却挡不住它落下的身姿
以及它与风说的情话

等一场桂花雨
在一个凝露的清晨
芳香从窗外飘来
钻进我的梦里
我起身推窗
终见那一地的金黄

等一场桂花雨
拾一撮做杯桂花茶
我怀想着去年的味道
吃进今年的心房
不必怀疑,听
我等来了久违的
清音的回响

大雪夜

□ 林春

炊烟舒袖伴絮飞,
青灯凝眸盼儿归。
银装素裹一线足,
红炉暖心数行泪。
最忆雪人门前堆,
更品柳诗字中魅。
清晨别离行千里,
玉鸽捎讯报春晖。

档案春秋

巴金是她的人生指路人 (中)

拿起译笔让生命开出花

1938年7月,杨苡离开了动荡不安的天津,来到昆明西南联大继续求学。不久萧珊也来到昆明,成为杨苡的同学和好友。杨苡与巴金的通信一直持续着,她在信中讲新的大学生活,以及生活中一些琐屑的细节和感悟,比如“看见了月光想哭”。巴金安慰她大概是思念家乡,并叮嘱她设法排遣:“你现在是个大人了,应该‘大人气’才行。”

在昆明,她与巴金有了第一

次见面。当时巴金到昆明看望萧珊,杨苡这才见到了神交已久的“巴先生”。有趣的是,在信上敞开心扉交谈的彼此,“一见面之后非常窘。”但告别之后,两人又开始在纸上通过洋洋洒洒的文字惬意交流。

只可惜杨苡仅在西南联大读了两年,便因为结婚生子而不得已中断学业。休学在家的杨苡总是忙于带孩子和操持家务,一度陷入迷茫,好在有巴金写信鼓励她:“人不该单靠情感生活,女人自然也不例外。把精神一半寄

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,也是美丽的。”

巴金自己爱翻译,也鼓励杨苡拿起译笔来。

在巴金的鼓舞下,杨苡打算翻译《呼啸山庄》。她早在天津读中学时,看了由小说改编的电影《魂归离恨天》,被深深吸引住。后来,跟随丈夫赵瑞蕻在重庆中央大学借读时,她在图书馆读到英文原著 Wuthering Heights,萌发了翻译此书的念头,并写信告诉了巴金。

巴金收到信后很高兴,还提

出要帮她出版译作。

在这之前,梁实秋曾翻译过这本书,把书名译为《咆哮山庄》,杨苡对此不以为然。1954年春,在一个疾风呼啸、风雨交加的夜晚,看到住所外面荒凉的花园,杨苡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于当年约克郡旷野附近的那所古老的房子里,嘴里不知不觉地念着 Wuthering Heights,苦苦冥想着怎样确切译出它的意义,忽然间灵感乍现,她兴奋地写下了“呼啸山庄”作为书名!

翻译完成后,巴金兑现了之前的承诺,交由他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出版了《呼啸山庄》。

(未完待续)

有一种火车叫“绿皮车”。

□ 『绿皮车』——马蒋荣

50后60后的人都知道,所谓“绿皮车”就是特指那些早期中国铁路客运中的一大类旅客列车,因其车主体外表涂装为墨绿色而得名。绿皮车通常没有空调设备,票价低廉,是上世纪90年代前旅客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。记得我年轻时到家乡绍兴探亲,后来到嘉兴、杭州、北京、桂林、兴城、成都等地旅游出差都是乘没有空调的绿皮车。

欣慰的是随着铁路的大规模现代化改造,如今大部分绿皮车车厢里也都安装了空调,车速和舒适度更有了很大的提高,大量的绿皮车继续在各城市之间和农村地区的线路上正常运营,比如铁路上海南站就有不少始发和途经的绿皮车。虽然绿皮车的车速相比高铁和动车慢,但因其价格低廉停靠站点多,还是为许多旅客出行的首选。

欣喜的是绿皮车也有了升级版。八月初我冒着酷暑,准备一早乘从上海南站始发的C481次火车到浙江诸暨休闲旅游。当在上海南站站厅检票后乘自动扶梯下到月台前的一瞬间,我眼前一亮,看见了我们将乘坐的当次列车,居然与我原来印象中涂装为墨绿色的绿皮车完全不同。不仅火车头和高铁列车的子弹头形状一致,最显著是列车流线型的整车外形涂装居然是“螳螂绿”。

当我进入车厢后,发现车厢里的设施设备与高铁基本一样,而且仅有18排90个座位,明显比普通绿皮硬座车厢23排113个座位宽敞不少。座位的航空椅靠背能够调节角度,就是调到最大仰角也不致影响后排坐着的乘客,因此更加舒适、惬意。

夜伴蚰蚰声

□ 陆金美

晚上,我正在书房看书,忽闻窗外蟋蟀声。住在9楼怎么有蟋蟀声?我放下书,走到窗前,拉开窗帘,一道强光照在阳台的花盆上,机警的蟋蟀不叫了。在一旁拖地的妻子见状,问我是否听到了蟋蟀声,我说是的。她告诉我,这蟋蟀是她从老家捉来放养在花盆里的。原来这蟋蟀是妻子放的,我索性倚在窗前等候它们发声。不一会儿,它们就又开始“唧唧”的欢唱了。

蟋蟀,老家人称之为蚰蚰。小时候,我家屋后种了一块黄豆地,每到中秋节后,黄豆就成熟了。父母把黄豆割倒,便见无数只黑黝黝的蚰蚰在割完黄豆地里的杂草间蹦来蹦去。它们在黄豆地里汲取了夏秋两季的营养,长得很肥,叫声很响。那时我们贪玩,放学回家,约上几个小伙伴拿着透明的玻璃瓶,跑到屋后黄豆地里捉蚰蚰。地里的蚰蚰鬼得很,一听见动静就不蹦不叫了。这时就要停下脚步,蹲在哪里耐心地等它再叫。为了捉到蚰蚰,我们都不顾污泥弄脏鞋袜和衣裳,但回家少不了被大人骂。把捉到的蚰蚰小心翼翼地放进玻璃瓶子里,当着宝贝似地带回家。到了夜晚,瓶子里的蚰蚰一个个地鼓起肚子,振动翅膀,“唧唧”地叫个不停。

瓶子里几只蚰蚰叫声显得特别美,比旷野里听到的更好听。它们的叫声也引得

躲在厨房的蚰蚰,开始往放玻璃瓶的桌子底下蹦。很快我感觉桌底下有蚰蚰的叫声,放下手中的铅笔,循声去寻,果然,放旧书的篓子里有两只蚰蚰,正翘着尾巴,卖力地与瓶子里的蚰蚰在赛歌。

蚰蚰是古老的昆虫,《诗经》中的“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”就是古人对蚰蚰生活习性总结。蚰蚰能鸣善斗,自古受人喜欢,被人饲养。据说,一只好的蚰蚰,能卖过一头牛的价钱。宋代大文豪苏东坡、大书法家黄庭坚以及文学大师曹雪芹等也都喜欢养蚰蚰玩。据记载,饲养蚰蚰始于唐代,当时无论朝中官员,还是平民百姓,人们闲暇之余都喜欢带上自己的饲养蚰蚰,聚到一起斗蚰蚰。千余年延续下来,斗蚰蚰逐渐发展成一门内涵深厚的休闲文化,我国好多地方有斗蚰蚰比赛,《聊斋志异》中有一篇《促织》讲的就是宣德年间宫中风靡斗蚰蚰的神奇故事。

近日我编了一期副刊,插图就是齐白石一幅斗蚰蚰的图。画面是一只倒下的花瓶,旁边是一只玻璃盘,两只蚰蚰在玻璃盘里,相互施威、恫吓,随时都有扭打的可能。齐白石这幅斗蚰蚰的图,看起来用笔虽然简练,却生动传神,几笔勾出了两只蚰蚰准备开打的画面,有声有色,趣味悠然。据说齐白石的一幅蚰蚰图卖了200多万,真是值钱的小蚰蚰啊!